

情人看剑

## 给阿嬷算算账

五一档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写尽潮汕地区人情之美，用片中人物的话来说，“做人要有情有义”，据说这是刻在潮汕人骨子里的特质。电影里阿嬷叶淑柔与南洋女子谢南枝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望与托举，也完美印证何为有情有义。联结这份情义的是一纸“侨批”，这是离散亲人保持联络的工具，又称银信，是海外华侨连带家书的汇款凭证，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拳拳深情，无尽思念，皆在纸上呈现。当然，侨批上的钱款数额不能略去不谈，钱财也是驱动整个故事的要素之一。

谈钱并不伤感情，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赚得真金白银，才能护佑家人平安。这边信中写道，“吾妻淑柔，展信安康。随信寄两百元，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那边写道，“吾夫木生，展信佳。一百元已收到。”这一来一往，物质与精神双获丰收。电影片尾字幕这样总结，“鸦片战争后，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侨批，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据统计，侨批侨汇总价值破千亿元人民币，被用来造桥、修路、建学校、抗战救

国，养活了近现代华南千万百姓，正是由一笔笔汇款写就这一部平民史诗。

租房要钱，买酒要钱，请人写信要润笔费，打发地头蛇要红包……电影主创的周密布置，不仅在明面上的情深意长，也在剧情中四处埋伏生存之艰难：为了省钱，买布料要砍价，把两顿饭当一顿吃，一想起家中嗷嗷待哺的妻儿，只得咬咬牙，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拉人力车、跑船，只盼早日还乡，如同妻子七夕当夜所做的那个梦，“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不料某日旅馆着火，木生毅然冲入火海，命都不要了，却眼睁睁看着所攒钱币化为乌有，回乡之路愈发漫长。

还不止于此，电影里更是着重描写了两个人物对待金钱的态度转变：起初吝啬的谢南枝后来慷慨解囊，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木生家人寄去费用，以及欠债的孙子奔赴泰国，希望找到富翁爷爷帮自己还债，最终却明白，这世上终究有些东西，千金难换。尤其是南枝这个奇女子，说她一开始爱财如命并不为过，经营家中旅馆，精打细算。一来是穷怕了，二来是与她坚韧个性有关，身为

“走仔”（潮汕话，女儿），却不想做“要走的仔”，不肯靠出嫁依附男人，因此克勤克俭。只是遇见了木生，被他火中救父的举动感召，为报答恩情，选择向他的妻子隐瞒死讯，用自己余生的血汗，生生填补木生死后留下的窟窿，可说是义薄云天。

如果给阿嬷算一笔账，她这一家似乎亏欠南枝太多。她所收获的，不仅是一笔笔汇款，以及那些珍贵的猪肉、自行车，更包括信件带来的慰藉。这边厢阿嬷操持家庭，养儿育女，那边厢南枝有样学样，也开始成为一个母亲，二人互相救赎，各自体面地活下来，花开两朵，山海相望。让人感动的是，阿嬷得知这些年都是南枝在供养她家时，便开始翻箱倒柜凑足钱财，甚至准备砸锅卖铁，来偿还南枝的恩情，最后递给南枝的，却是橄榄，寓意是先苦后甘。片中还有一句潮汕俗语，“平安当大赚”，平安乍看是身体健康，其实更得靠良善与情义来守护，影片主旨至此昭然若揭。

长风新

媒体人

钱眼识人

## 点燃1994

“警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这是《寒战》系列经典角色李文彬背负的悲情色彩，因为他在自己的人生中亲眼看到一个人如何深陷权力角逐，既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它的破坏者，最终挣扎在模糊地带，难以自拔。这个残酷认知的起源就是从新片《寒战1994》开始的，一腔热血，重情重义的李文彬无意中闯入富豪绑架案，一路背锅，为了寻求真相，他最先要学会的是在警队内部谈判、权衡。

电影一开头有一个剧情就暗示了，在李文彬领导的行动小组中，为了达成打击罪犯组织的目标，过程中是允许灰色存在的，那时的警员已经开始在年轻李文彬默许下使用“非常手段”，有些锅兄弟背，而有些锅就得leader背。这就是年轻李文彬出场时上的第一课，办案的同时也是得参与玩权力游戏。李文彬出场就抽烟，烟雾缭绕中，帅但有些疲惫。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当时警务处处长蔡元祺则是抽雪茄的。香烟代表李文彬的草根出身，而雪茄呼应着蔡元祺的官位，

更暗示这是他盘根错节经营人脉关系，影响局面的指挥棒。李文彬的所有行动，牵引出1994年蠢蠢欲动的各方势力，寻求新增长点的百年望族，灰色地带维系江湖规则的帮派以及想体面退场又不甘心离场的英国政府。

无论《寒战1》还是《寒战2》，如果从故事的原点来看，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肖子惹出大祸，不得不让身为要员的老父亲出来平息祸端。父子因此又隐喻着社会旧思想与新思潮之间的冲突，法治成为横亘在父子之间，被强烈摇晃的界限。父子关系同样也成为《寒战1994》的重要暗线。在警方这边，曾经在“寒战”正传中被提了一句话的，华人最高警司李树堂，在1994年退休居然住在海边鱼档里，丝毫看不出官威，他把半生所学化成几句话告诉儿子，其中就包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在警队外部，还有一对父子，就是被绑架富豪入赘的潘家，与李家父子金句传承，耳提面命的氛围截然不同，吴慷仁扮演的潘志昂呼应了正传里的彭于晏，父亲越威严，他越

要挑战父权。在1994年，李文彬父子的关系代表着人治与法治的传承，从混沌走向清晰，而潘家父子的关系则代表着权杖的指向。

曾经，影帝梁家辉为了李文彬一角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小传，已经细致到角色年轻时的经历，而这一次所有曾经在脑海里激荡过的情节，交由了新人刘俊谦演出来，吴彦祖与元老蔡元祺扮演者张国柱非常神似，这些贴脸的选角让看过寒战系列的观众感叹，港片演员的储备还是强。谢君豪、吴慷仁扮演的潘家父子，让横出一枝的家族有了纵深感，两人谈及家族兴衰史，“华冢荣衰”四个书法字更是春秋笔法，将华丽与肮脏，建业与黑金等等矛盾关系浓缩。如何成为李文彬？以一个经典角色的前尘往事牵引出更多人物在时代潮汐里的选择，是《寒战1994》的拉网，捞起的不仅仅是经典IP，更是华语电影手搓文本和表演的“非常手段”。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俏语

## 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内心丰沛的情感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大河恋》中，有一句台词我久久难忘：“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内心丰沛的情感。”丰沛的情感，是本具自足，是神完气足，足以填补许多缺憾，抵挡许多寒凉，所以当下的一个网络流行语就是“丰容”，丰富生命的内容，丰富时间的细节。《青铜葵花》从小说到电影，有许多细微的变化，也有很多和我的想象不同之处，但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丰美的自然养育出丰沛的情感，丰沛的情感也让丰美的自然增值。

《青铜葵花》小说原著曹文轩，我是从这一本书开始，走进他那个恬静纯美、青草漫天、水尽云落，却又有忧愁隐隐潜伏的世界。《青铜葵花》的导演陈坤厚，与他有关的电影，几乎可以串起六十年台湾电影史，担任摄影的：《彩云飞》《汪洋中的一条船》《早安台北》《原乡人》《就是溜溜的她》《冬冬的假期》。担任导演的：《我踏浪而来》《小华的故事》《最想念的季节》《风柜来的人》《小城故事》。两个人在2011年结识，陈坤厚喜欢曹文轩的小说，认为他的短篇小说都足够拍成电影，于是有了2012年的《三角地》。再度合作，就是十四年后的这部《青铜葵花》了。

小说里，时代背景放在故事的后方，很淡很淡，只有一点淡淡的哀愁，还有在葵花和父亲的命运转折处露头的端倪，提示着它的存在。电影里同样如此，饥饿、贫穷、疾病、翻云覆雨手，人和人之间那种近了就会刺痛，远了又会不安的关系，也同样很淡很淡。这种淡，固然是因为故事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

处，其实不只他们，当时当地，即便成年人又何尝知道自己时代的哪个坐标点上，在芦苇荡之外，葵花地之外，夕阳之外，世界是什么样，本该以何种方式运行。当时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都只是活在当下，区别是，我们多了点参照，知道我们的当下是何种样貌，但痛或者快乐，都是同比例。

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孩子角度的好，从那样一个芦苇荡和葵花地环绕的小村小镇出发，也有一种幽闭自足的好。如同曹文轩老师所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但这段话应该也有后半段，在我看来，每一个时代的人，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欢乐的养料和方式。这点养料，这种方式，让人可以适当地各取所需，自得其乐，可以在幽暗之中找到光之裂痕，可以在贫瘠中找到免费的丰美。

在《青铜葵花》的小说和电影里，这种养料，这种方式，就来自自然，青碧的芦苇荡，金黄的油菜花，灿烂的向日葵，幽静的河水，以及山河草木之中的动物们，鸭子，野鸭子，老水牛，飞鸟和鱼。水牛静静地注视，似乎什么都懂，水牛也静静地离开，不想死在家里，葵花自顾自地开着，花粉把父亲的白衬衣染上鲜黄。有时候自然也变得狂暴，突然来了火，突然来了风雨雷电，突然之间，也会收回它的承诺和它的馈赠。但人就是在山河草木之中，变得丰美，变得坚韧。自然给的滋养，可以让人更好地经受世道的跌宕，自然给的痛

楚，也可以让人有个退路：我已经经历过了，我还可以经历。还可以善良，可以收养孤儿，可以让出上学读书的机会，可以为了多赚一点钱给家人，赤脚在雪地跑回家，可以原谅别人的误解，可以坦然经历生死，也可以告别，可以不再相见。

所以，曹文轩老师和陈坤厚导演在接受吕彦妮采访时，说到“景”的重要性，曹文轩说：“电影《青铜葵花》中的风景可以独立欣赏……现代主义就是去风景化。现代主义也不需要风景。”陈坤厚说：“景，风景，一定一定是《青铜葵花》里衬托整个剧情发展过程中间的绝对要素，所以我一定得拍，而且一定是这么拍。”如此这般，为的是共同坚守关于文学艺术的根本定义，“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这也是旧时代的人性基础，山河草木、灿烂风景打下的人性基础，所以会有280个读过《青铜葵花》的父母亲，经历过70年代、80年代生活的父母亲，愿意共同投资拍摄这部“古典的”但也是拍给未来的电影，感谢我们被赐予丰沛的情感。至于现在的孩子们，是不是懂得风景的轻盈和沉重，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有他们的风景，也有他们的人性基础，有他们的丰沛。像素是电子世界的花瓣，数字是赛博世界的水火土风，尽管那是另一个故事，但故事和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同。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 王菊：演员已就位

《爱情没有神话》里扮演赵兰心的王菊，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赵兰心那份“要么全要全有，要么粉身碎骨”价值观，固然让人难以认同，但却以其罕见的偏执、强硬，换来了不小的表演空间——某种程度上，赵兰心比《繁花》里的别扭的梅萍更具挑战；梅萍的野心藏在温顺外表下，是暗戳戳的蔫坏，讲究的是一次次被忽视后逐渐滋长的内心阴暗；而赵兰心的欲望直白坦荡，带着明晃晃的决绝，如何让这份锋芒不露不显得刻意，让角色既可悲又可憎，更加考验演员对细节的把控能力。

剧中颇受好评的一场戏，是赵兰心一心想与合伙人凌奕凯绑定婚姻，她费尽心思证明自身价值，强势倒逼对方妥协。不料婚礼当天，她一早走进婚房，便直面对方送上的“背叛大礼包”。令人意外的是，赵兰心不慌不忙，冷静拆穿对方要恶心自己的用意，近乎玉石俱焚地坚持让婚礼如期举行。唯有在目送凌奕凯离开时，轻轻蹙起的眉头、无法控制颤抖的面部肌肉，才暴露了她内心的痛苦与犹疑。

即便如此，当婚礼正式开始，赵兰心依旧抬头挺胸，活成了自己心中的胜利者。在这段近乎畸形的情感关系中，王菊没有用夸张的哭戏渲染崩溃，而是用克制的紧绷感，还原了赵兰心深入骨髓的执念。她有让观众大呼过瘾的强硬手段，一次次迫使男方“不明不从”；也有令人惋惜的一叶障目：“没有当一面的能力，偏偏执着于与假想敌的竞赛，“输什么都不能输气场”的执念，终究是作茧自缚。

赵兰心这个角色塑造的成功，并非偶然。这些年，王菊的戏路虽然多少有重合之处，却总能演出不同的质感：要么工作能力出众的“女王”，比如《爱很美味》的夏梦，比如现在的赵兰心；要么是自卑与骄傲交织的小人物，比如《一路朝阳》的田蓉、《繁花》的梅萍。一部戏磨一层功力，她以角色倒逼演技升级，愈发擅长捕捉那些可感可触的人性细节，让每个角色鲜活立体。

回望八年前，《创造101》的火热夏天，王菊以“非典型偶像”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让人第一次唱跳女团的另一种可能。转型演员后，她沉下心在群像戏中反复打磨，一步步撕掉了“秀人不会演戏”的标签。

“为什么一定都要当演员呢？演员是一个最低级的职业吗？难道所有人都要来分一杯羹？”几年前，章子怡，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发出了如此质问。但或许，王菊的经历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敬畏表演的人，从不是来分一杯羹，而是在表演路上重新出发。放下偶像包袱，沉下心磨角色，用作品打破偏见，才能真正完成“演员”的蜕变，而这恰恰是王菊最动人的地方。

李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